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人 民 出 版 社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一九六六年第八期)

《紅旗》社論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3}{4}$  · 字数 10,000

1966年6月第1版

196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988 定价（二）0.06元

由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迅速地猛烈地开展，其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当。

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高举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在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

这是在上层建筑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巩固和向前发展，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关系到

世界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对这场斗争，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为什么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样重要？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经常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突出政治，千万不要忘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指出：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号召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

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从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就是先抓意识形态，先作舆论准备。欧洲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起，就不断地批判封建的意识形态，宣传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舆论准备，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才先后在十七、十八世纪夺

取了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

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宣传共产主义学說，就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輿論准备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經過了几十年的輿論准备，才夺取了政权。我們自己的切身經驗，更是記憶犹新的。当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力量薄弱，手无寸铁。干革命，从哪里开始？宣传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走狗。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从五四文化革命开始的。

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从根本上說来，就是毛泽东思想掌握工农兵群众的历史。群众說得好：“沒有毛泽东思想，就沒有新中国。”伟大的革命旗手毛泽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結合起来，使得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历史經驗告訴我們，有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日益得到群众的拥护，就有了军队、有了枪，就能一块一块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权，而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就成了統治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成了被統治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絕不甘心被統治，絕不甘心死亡，他們时时刻刻梦想复

辟，顛覆无产階級專政，企圖重新騎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他們还有很強大的力量，他們有金錢，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国际联系，有反革命的經驗，特別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态还有很大的市場。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稳定的分子，会被剝削階級的思想腐蝕，以至变成反革命。而且，小資产階級自发势力还每时每刻产生資本主义。无产階級夺取了政权，还存在丧失政权的危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如果不严重地注意这一点，采取必要的措施，那就要使我們党和国家变顏色，那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

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被打倒了的地主資产階級，他們最重要的一个陣地，就是資产階級的和封建主义的意識形态。他們的复辟活动，首先就是要抓意識形态，千方百計地用他們那一套腐朽的思想，欺騙群众。抓意識形态，制造輿論，这是資产階級顛覆无产階級專政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他們就要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举行政变，夺取政权。

苏联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后，沒有認真地进行无产階級文化革命。資产階級意識形态日益泛濫，腐蝕着人們的头脑，并且以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方

式，瓦解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更加明目张胆地制造反革命輿論，不久，他們就举行了顛覆无产階級专政的“宮廷”政变，篡夺了党权、軍权、政权。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分子也是先作輿論准备，然后上街鬧事，举行暴乱。这个反革命事件，就是在帝国主义策划下，由裴多菲俱乐部一群反共知識分子发动的。当时还挂着共产党員牌子的納吉，“黃袍加身”，做了反革命的头目。

国际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告訴我們：不进行无产階級文化革命，不坚持消灭資产階級意識形态，无产階級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資产階級思想自由泛濫的結果，必然是无产階級专政被顛覆，必然出現像赫魯曉夫那樣的資产階級代表人物，采取“宮廷”政变的形式，或者采取武装政变的形式，或者两种形式相結合，来夺取政权。要巩固无产階級专政，要使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就必须进行无产階級文化革命，兴无产階級的意識形态，灭資产階級的意識形态，彻底地拔掉修正主义的思想根子，牢牢地扎下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子。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需要努力去做多方面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必須貫串一条紅綫，这条紅綫就是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就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就是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爭。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們：

“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爭，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产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无产階級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誰胜誰負”的問題。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貫串在一切工作中的历史任务。

有些同志，把无产階級和反动資产階級在报刊上的爭論，看作是文人“打笔墨官司，无足輕重”。有些同志，埋头业务，不关心思想文化战綫上的斗爭，不注意意識形态領域里的階級斗爭。这是完全錯誤的，級端

危险的。如果听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泛滥，其结果就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对于这些同志，要大喝一声：同志！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要推翻我们的敌权，你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我们要保卫和发展革命事业，不仅要牢牢地抓住我们的枪杆子，而且必须拿起无产阶级的笔杆子，横扫资产阶级的笔杆子。清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更加牢固地抓住无产阶级的枪杆子。

看看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令人惊心动魄。

建国以来，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后，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更加深入，更加复杂，更加激烈。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在这次进攻中，章罗联盟反动政客集团公开出台以前，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就放出了大量

的毒草，一批反革命的观点、反革命的政綱和反革命的电影、小說，紛紛出籠了。很显然，这一套东西，都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夺取政权作輿論准备的。

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九五八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伟大紅旗照耀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在各条战綫上展开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同时，工农兵群众热情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思想文化战綫上也开始了革命。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期間，由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和連續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經濟困难。困难，吓不倒革命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經過了几年，就克服了困难，出現了大好形势。可是在經濟困难的几年里，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反动资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达到了极其猖獗的程度。

在哲学界，楊献珍大肆宣传否认意識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謬論，来打击工农兵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

反对大跃进。接着楊献珍又抛出了“合二而一”論，为“三和一少”、“三白一包”<sup>①</sup>的极端反动政治路綫，提供哲学“根据”。钻进党内的那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所謂“权威”人物，猖狂地揮舞起“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这三根棍子，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們还利用职权，禁止报刊发表工农兵的哲学論文。同时，某些资产阶级“专家”，借研究哲学史为名，大肆宣揚“自由、平等、博爱”，大肆吹捧孔子，利用孔子这具僵尸，宣揚他們一整套的资产阶级观点。

在經濟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謬論。他們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主张利潤挂帅、鈔票挂帅。他們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

在史学界，一批资产阶级“权威”，对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史学革命，大肆攻击。他們反对史学研究工作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揚史料就是一切。他們用所謂“历史主义”，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說。他們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批判帝王

---

① “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現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三白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戶。

將相，突出農民和農民戰爭，十分仇恨。他們對帝王將相歌頌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對農民和農民戰爭則盡情污蔑。他們是史學界里的資產階級“保皇黨”。其中，有些人是反共老手。吳晗、翦伯贊就是這樣的人物。

在文藝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極力宣揚對抗毛主席文藝路線的一整套修正主義文藝路線，賣力地宣揚他們的所謂三十年代傳統。“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叛道”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在這些論點“指導”下，出了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戲、壞電影、壞小說、壞電影史、壞文學史。

在教育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極力反對毛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個教育方針，極力反對半工半讀教育制度，宣揚蘇聯修正主義的一套教育“理論”和制度。他們拚死命地和我們爭奪青年一代，妄圖把青年一代培養成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在新聞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極力反對新聞要有

指导性，提倡資產階級的所謂“知識性”。他們妄圖扼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新聞工作的領導，妄圖讓資產階級的貨色自由泛濫，妄圖奪取我們的新聞陣地。

在這股逆流中，最反動、最猖狂的是“三家村”反黨集團。他們的陣地很多，有報紙，有刊物，有講壇，有出版機關。他們的手特別長，伸到了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篡奪了部分的領導權。他們的反動政治嗅覺最靈敏，他們的作品配合反動政治氣候最及時。他們是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為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的。

在這股逆流中，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起了主要作用。他們打着“紅旗”反紅旗，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打扮成解釋黨的政策“權威”，大肆放毒，欺騙群眾。他們利用職權，一方面讓牛鬼蛇神大批出籠，一方面壓制無產階級左派進行反擊。這是一撮掛著共產主義羊頭、賣反黨反社會主義狗肉的陰謀家。這是一些最危險的人物。

對於從一九五九年以來的資產階級進攻，我們不

断地进行反击。特别是从去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反击战。

在这场反击战中，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觉悟空前地提高了，战斗力大大地增强了。经过群众的战斗，粉碎了“三家村”反党集团，挖掉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根子。这个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持了许多阵地和工具，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集团。他们的阴谋被揭穿了，他们失败了。我们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建立了新市委。这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决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从去年我们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战以来，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乱了阵脚，他们匆匆忙忙地祭起了五个“法宝”，来支持和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压制和打击无产阶级左派。

一个“法宝”，名之曰“放”。

钻在党内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极力歪曲党的放的方針，抽掉放的階級內容，把放的方針歪曲为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只准資產階級右派“鳴”，不准无產階級左派爭，只准資產階級右派进攻，不准无產階級左派反击。他們让右派大放而特放，对左派反击的稿件則予以扣压，或者强令作者按照他們的意图加以修改。他們說：不要从政治上批判《海瑞罢官》，否則就妨碍了放，人家就不敢說話了。請問这班老爷們：你們“放”得还少嗎？你們不是劍拔弩張地从政治上向党进攻嗎？为什么不准无產階級放，不准无產階級对資產階級右派从政治上进行反击？原来你們的“放”，就是对資產階級开綠灯，一律放行，对无產階級开紅灯，不准通过。

一个“法宝”，叫作“先立后破”。

钻在党内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装作“辯证法”家，在无產階級反击資產階級进攻的时候，大叫“先立后破”。他們借口“先立后破”，不准无產階級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态，不准攻打資產階級的反动政治堡垒。“先立后破”是反辯证法、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經常教导我們，不破不立。我們就是要破字当头。破就是革命，破就是批判。破就要讲道



理，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破右傾机会主义和“左”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先破后立、破中有立，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的真理，难道这不是立嗎？請問資產階級老爺們，你們要立什么呢？很显然，你們是只准立資產階級的反动思想，不准立无产階級的革命思想。当无产階級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雷霆万鈞之势，反击資產階級进攻，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时候，你們大叫“先立后破”，就是保护右派、不准左派反击，就是反时无产階級文化革命。

一个“法宝”，叫作反时和防止“左派学閥”。

每当无产階級左派反击資產階級进攻的时候，钻在党内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就在所謂要“細致”、“深入”种种借口下，大罵左派“粗暴”，是“棍子”。在这次对資產階級进攻的大反击中，他們还祭起了反对和防止“左派学閥”这个“法宝”，妄图把无产階級左派压在阴山之下。这是做不到的。我們說，“学閥”这頂帽子，只有戴在你們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头上，戴在資產階級所謂“学术权威”的头上，才恰当合适。你們这些钻在党内包庇支持資產階級学閥的